

天边那片晚霞

谭飞◎著

《天边那片晚霞》用流畅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两名军队转业干部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军旅生涯和转业后努力工作、不断进取、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感情经历。作品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主人公随时代变迁而引发的思想动荡、性格变化和人生起伏，整个故事情节曲折、感情真挚、运笔活泼、发人深省，有很强的可读性。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1247.57
859

谭飞◎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天边那片晚霞》用流畅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两名军队转业干部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军旅生涯和转业后努力工作、不断进取、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感情经历。作品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主人公随时代变迁而引发的思想动荡、性格变化和人生起伏，整个故事情节曲折、感情真挚、运笔活泼、发人深省，有很强的可读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边那片晚霞/谭飞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 - 7 - 5017 - 8301 - 4

I. 天… II. 谭… III. 谭飞 - 回忆录 IV. K825.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74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孙 岩 (电话:010-68359418)

技术编辑:常 毅

封面设计:白长江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张:11.125 字数:270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书 号:ISBN 978 - 7 - 5017 - 8301 - 4/Z · 871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12390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CONTENTS

目 录

1 ~ 19

第一章 军营友谊

雪人般的刘海生全身哆嗦着倒退出猫耳洞,将一发闪着寒光、沉甸甸的炮弹举了上来。赵连奎急忙伸手接过,随着一声轻脆的金属撞击声,炮弹进入输弹槽,战斗准备完毕!

20 ~ 42

第二章 生死兄弟

从此,赵连奎架起了双拐,由于下身伤残严重,将永远与生育无缘,造成终身残废,他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还有那 600cc 鲜血,也像块巨大的岩石,永远压在他心上,忠实淳朴的赵连奎觉得欠了债,欠了战友的债、欠了亲人的债,欠了一个难以还清的感情债!

I

43 ~ 64

第三章 孤女姻缘

赵连奎虚晃晃,险些栽倒。他不明白眼前的一切是怎么回事,想不起来这个一丝不挂、香气四溢、热浪袭人的年轻女子如何会出现在自己房中,意识开始模糊,战战兢兢、手足无措、进退两难。

65 ~ 84

第四章 优秀警官

方小娅一手扶门框，一手静静背在身后，侧脸默默注视着丈夫，眼睛里闪烁着忧郁而深沉的光泽，仿佛正在从容不迫地欣赏一尊年代久远的人体雕塑。

刘警官在敬佩、惜别的眼光中，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那辆吉凶未卜的汽车。

85 ~ 106

第五章 别无选择

刘海生万万没想到，多年不见、朝思暮想的战友，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携妻来访，竟然为了这样一件荒唐事。

当她气喘吁吁敲开招待所那扇紧闭的房门时，却惊呆了，眼前一黑几乎跌倒。出现在面前的竟是衣冠不整、惊慌失措的刘海生和李素娥！

107 ~ 130

第六章 转换角色

从此，赵连奎变得更加伤感忧郁、更加沉默寡言，没日没夜赎罪般拼命工作，身体每况愈下，仿佛一夜之间便苍老了许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久，赵连奎惊奇地得知妻子竟然真的怀孕了。

她是多么希望他能留下来陪陪自己，进一步发展和领略对方，如果激情所致、感觉良好，就圆了这场相思已久的梦。

131 ~ 157

第七章 征战商海

刘海生在大山里夜以继日地开着车,从一个加工点跑到另一个加工点,熬红了眼、磨破了嘴,累掉了肉,仅一个回合毛衣厂便面临破产!

一向心高气傲、对女色不肯用心的他,头一次如此心情迫切地渴望见到一个女人,甚至有种冲动,隐隐产生了一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158 ~ 179

第八章 珠联璧合

乔伊娜慢慢扬起脸,朦胧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晶莹剔透的东西,随着长长的睫毛上下一碰,两颗硕大的泪珠顺着潮红的面颊滚落下来。

刘海生话音未落,会议室便炸了营,众人欣喜若狂齐声叫好,乔伊娜按捺不住扑上前去,当众给他一个亲吻。

III

180 ~ 204

第九章 骨肉深情

鲜红的血液从丈夫的血管缓缓流入妻子体内,李素娥渐渐苏醒过来,疲惫的脸上开始泛起红晕。

琳琳走了,带着自己的梦想走了,带着父母二人那两颗慈祥仁爱、忐忑不安的心恋恋不舍地走了。

205 ~ 227

第十章 风雨天涯

走廊里高一声低一声的猥亵语言，吓得她们魂飞魄散、全身发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整齐，光着脚一窝蜂冲到门口，把桌椅板凳统统搬过来，死死顶住那扇被拍打得摇摇欲坠的破门。

面对如此窘境，向来洁身自好的琳琳心乱如麻，实在没有了别的选择，现在对她来说，钱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是异常急需和最现实的。

228 ~ 251

第十一章 父女奇缘

刘海生没想到，这个在夜总会挂了头牌的姑娘，居然还能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实属难得，心中对她的好感愈发强烈了。

252 ~ 268

第十二章 林海情思

她不相信这样一个从里到外都那么优秀、俊朗，不同凡响的男人，除了真心真意喜欢她、爱护她和帮助她以外，还会存在哪种肮脏卑鄙的企图？

269 ~ 291

第十三章 危机初现

经过深思熟虑下了最大决心的陆祥，和盘托出了私下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包括他知道的所有细节，毫不隐晦地表示了对公司前途和董事长个人的担心与希望。

292 ~ 321

第十四章 祸起萧墙

雷鸣说对了，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切担心、猜测、不安和侥幸统统不需要了，美丽的姑娘已经成为杀人犯。

322 ~ 345

第十五章 魂归山林

他趴在那座新坟上，嘴巴里全是泥土，脸贴着地，双手深深抠进土壤，就像紧紧拥抱着爱人一样，情真意切，不离不弃。



第 1 章

军营友谊

雪人般的刘海生全身哆嗦着倒退出猫耳洞，将一发闪着寒光、沉甸甸的炮弹举了上来。赵连奎急忙伸手接过，随着一声轻脆的金属撞击声，炮弹进入输弹槽，战斗准备完毕！

~ 1 ~

隆冬，西北高原，来自西伯利亚的“白毛风”像一把无情的大笤帚横扫着茫茫戈壁，漫天飞雪密密实实地填平了大地上的沟沟坎坎。凌晨时分，迟亮的天空，在浓云遮蔽下更显得黑沉沉的。

“呜——”

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在高炮连那几排由简陋平房组成的孤伶伶的营区上空撼人心魄地陡然响起。

“警报！”赵连奎连推带搡叫醒依旧睡得迷迷糊糊的刘海生，然后慌乱地钻出散发着男人体味的热被窝，套上棉裤和大头鞋，把棉衣和皮帽子夹在腋下，紧随着班长矮小的身影迅速冲出房门。

“海生，快！”他回头喊道。

毕竟是新兵，忙乱中刘海生糊里糊涂竟忘了穿棉裤，抱着棉衣，光着脑袋便跑了出去，黑影里跟在睡眼惺松的人群后面踏着积雪，蒙蒙胧胧、踉踉跄跄朝不远处的炮阵地奔去。狂风夹着雪花劈面而来，吹得他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喉头像结了一块冰坨，剧烈咳嗽，受到刺激的肺部就像漏气的风箱，呼呼作响，胸膛几乎炸裂。警报就是命令、就是战斗，刘海生顽强地咬紧牙关，“咯吱、咯吱”，深一脚浅一脚继续朝前跑着。

阵地上人影幢幢、吼声震天，口令声响成一片。来到炮位，刘海生像往常一样，毫无防备的纵身跃入掩体，立即扑倒在齐腰深的积雪中。作为五炮手，他的任务是为100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搬运炮弹，而放置炮弹箱的猫耳洞，此刻早已被肆虐了一夜的大雪封堵得严严实实。然而，战斗警报是绝不容许身处北线的军人们，在任何情况下耽搁时间和产生半点犹豫。措手不及的刘海生连滚带爬扑向猫耳洞口，拼命用麻木的双手扒开雪堆，一头钻了进去。

“海生，炮弹！”二炮手赵连奎从容做完警报动作弯腰站在炮盘上，压低声音急切地呼喊。透过微光，他清楚地看见刘海生发疯似的拱进雪堆，心头不由一紧。

“来啦！”雪人般的刘海生全身哆嗦着倒退出猫耳洞，将一发闪着寒光、沉甸甸的炮弹举了上来。赵连奎急忙伸手接过，随着一声轻脆的金属撞击声，炮弹进入输弹槽，战斗准备完毕！

微熹中，黑黢黢的火炮接电后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各炮位信号指示灯闪烁着幽幽的光亮，粗大的炮口高高昂起，指向漆黑的夜空。

“同志们！”阵地中央传来平时并不善于演讲的指导员激越的战斗动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战斗演习已经开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练杀敌本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可天实在是太冷啦！

来自胸腔深处，顺着气管从口鼻呼出的热哈气，很快在眉眼处结成一层白霜。刘海生支持不住了，单薄的衬裤已经变成冰筒，没有皮帽御寒的前额像打上了冰箍，全身最后一丝温热仿佛也要离开逐渐冷却的躯体随风而去。他周身僵直地倚在炮车上，感到十分虚弱，做为一名新兵，这是他第一次经受如此严峻的考验。

“刘海生，你找死啊！怎么不穿棉裤就跑来了？”小个子班长发现问题，惊诧地问。

“忘，忘，忘了。”刘海生挣扎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不连贯的字。

“忘了？穿这么少会冻出毛病的！你这个兵真够呛，起床动作老是不紧张，太慢！平时养成磨磨蹭蹭的坏习惯，将来打仗怎么办？”班长有些不满。

“是，是……”

“是什么是？把你小子冻坏了，老子也得跟着挨批！”班长吸溜着凉气，丢过一件皮大衣，“赶快裹上！这趟警报最起码一个小时，想当烈士啊？”

赵连奎从炮盘上跳下来，伸手摸摸刘海生冰凉的下肢，三把两把脱下自己的棉裤：“来，海生，先穿我的，这里边有热乎气儿，先缓缓，再坚持一会儿。”不由分说，一把抓过已经动弹不得的刘海生，就往他腿上套。

“别，别……”意识开始模糊的刘海生扭动身体躲避着，他实在不忍心让好友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跟着受苦。

嘴硬心软的班长窝一肚子火走过来，帮助新兵穿上棉裤，再看看已经开始“筛糠”、牙齿“嗒嗒”作响的赵连奎，摇摇头，叹口气：“舍己为人好风格，可冻坏了谁也不行啊！你们这对活宝，让我说什么好？这样吧，我去向排长报告一声，你赶快把小刘背回宿舍去。记住，小心点儿，千万不能直接烤火啊！这幸亏是演习，要真

是打仗，没等炮响，你们俩就光荣球了！”

“知道了，班长。”

赵连奎感激的望望班长，连忙弯腰背起刘海生，顶着雪花艰难地朝营区走去……

~ 2 ~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个新年的早晨，塞外高原用自己千百年来固有的冷酷，毫不留情地给两名新战士着着实实上了一课。回到宿舍，刘海生便躺倒了，很快发起高烧，又转成肺炎，满脸通红地乱说胡话，嘴上布满大燎泡。那时，部队的医疗条件还很差，即使病成这样，只要没危险，仍然属于头疼脑热一类的小毛病，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送进大医院去享受打吊瓶、住病房、吃流食、由漂亮的白衣天使们端屎端尿的优厚待遇，除了服用些退烧、消炎之类的常用药外，剩下的就得自己干挺着了。

卫生员来自江南水乡，属于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他一边用摇惯了船桨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推动玻璃针管里的青霉素药水，一边用手指在针头附近皮肤上轻轻划动，据说这样做可以分散精力、缓解紧张、帮助吸收、减轻疼痛。

他抬眼看看愣在一边的班长，又像在自言自语：“这个兵病得不轻，冻成这样，班长可有责任，阶级感情到哪儿去了？”

“秀才，你说什么？我有责任？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还阶级感情呢，城市兵娇里娇气的，缺乏锻炼，这才是根本原因。自己丢三拉四，怪不得别人，没光屁股跑出去就不错！不过，有这一次教训也挺好，这回知道锅是铁打的啦，坏事变好事嘛。再说，刚才连长、指导员来我们班也没说什么，你这家伙信口开河可不行，有损咱先进班的名誉，年底评不上五好战士找你算账！”班长姓雷，叫雷大

钢，虽个头不大，脾气却跟他的姓氏一样火爆。

赵连奎从铺板上站起身，低着头：“班长，其实卫生员也是一番好意，这事都怪我，跑警报时我看见海生没穿棉裤，却没顾上提醒他，回头班务会上我做检讨。”

“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就你风格高。赵连奎，你们俩不是关系好吗？这些日子刘海生就交给你了，公差勤务全免，照顾好他，出了差错拿你是问。班里工作其它人多分担点，二炮手的活儿算我的，人手少了，任务不能少，不能落在别的班后头。真要开仗，炮要打得响，谁要是稀稀拉拉磨洋工、出洋相，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啦？”心里窝火的雷班长拍打着床板一口气又说了许多。

照顾生病的刘海生，赵连奎心甘情愿，甚至有些激动。这不仅因为他俩人入伍在新兵连就分到一个班，投脾气、合得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亲密相处之中，一起渡过了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后最初那段寂寞孤独的日子；还因为刘海生为人直率、热情、讲义气、乐于助人，虽然是城市兵、干部子弟，却没拿他这个憨厚实在、不哼不哈的东北小伙儿当外人，白天训练肩并肩，晚上睡觉铺挨铺，一觉醒来经常发现臭烘烘的大脚丫子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钻进对方被窝里。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让大家疑惑不解的是，这两个来自不同生活环境、有着不同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怎能如此情投意合、要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于是，班务会上有人指出：希望个别同志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不要厚此薄彼、有亲疏远近之分，免得自我孤立，成为少数。对此，二人均不以为然，什么多数少数、团结不团结的？两个单纯朴素的年轻人平时关系密切一点，生活上互相帮助、工作中互相鼓励，又不搞什么阴谋诡计，有什么错？不过是好事者爱捕风捉影、嫉妒别人罢了。流言蜚语，不听他的！俩人照样我行我素、形影不离。

海生思维敏捷，有种天生的幽默感，是个乐天派，辛苦劳累之余，几句调侃自娱的玩笑常常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外表和篮球场上矫健的身姿，也使他在新兵当中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当然，恶作剧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谁要不小心得罪了他或者让他盯上了，准没好果子吃。曾有一位不知趣的淘气包操炮时悄悄藏起了赵连奎的皮手套，害得他在冰天雪地里光着手训练了一个上午，把手指头冻得老粗，还几次三番被粘在冰坨子一样的炮弹上。结果第二天一早紧急集合刚出发，被包带就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解开了，全副武装越野没跑几步，立刻就零散了，鞋子、褥子七零八落掉了一地，只得像个丢盔弃甲的溃兵一样挟着行李，一步一个趔趄，形象狼狈地跟在队伍后面，结果被铁面无私的连长喊到队列前面黑着脸当众训斥：

“连个背包都捆不结实，挟在胳肢窝里乱跑，简直就是炸药包！你是董存瑞啊？”

队列里刘海生笑弯了腰。

连奎更是个直性子人，他就喜欢海生天不怕、地不怕、不服输、不服软和爱打抱不平的那个劲头儿。刚到部队那会儿，新兵连训练没结束，他就收到母亲来信，说父亲当年干抗联时留下的老寒腿旧病复发，肿得下不了炕。林场离城市远，医疗条件差，父亲收入又不高，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有病不能治。为此，全家都犯了难，母亲愁得流眼泪，不知这个冬天该怎样熬过去。可是，一个新战士每月六元钱的津贴费更是杯水车薪，全部寄回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正在一筹莫展情绪低落，整天郁郁寡欢时，他知道了这件事，二话没说，掏出入伍时从家带来的五十元钱，一股脑塞到他手里，然后瞪起眼珠子说：甭废话，赶快给家寄去，治病要紧。感动得连奎当场哭了，由此进一步认定海生这个素昧平生的家伙够朋友，是自己

的好兄弟！

赵连奎爱听他说话、爱看他打球、更爱看他出的黑板报。在这个善良勤快的东北汉子眼里，刘海生是那样完美，以致爱屋及乌，连散漫、不拘小节的毛病也成了优点，毫无怨言地跟在他屁股后面东跑西颠、忙这忙那，只要他发话，什么事都愿意做。

“报告班长，我保证完成任务！”听班长说让他负责照顾生病的刘海生，赵连奎喜出望外，看看班里的其它战友，又说，“班里的工作我不会少干的，绝不连累大家。只是这件事确实怨我，您就别再埋怨海生了。”

“行了，行了，你们这两个小新兵，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明明是他自找麻烦，你还替他打马虎眼。战友之间讲感情，努力工作、共同进步是对的，但不能护短，干好自己的事，现在还轮不上你说三道四的。”班长的气还没消。看来，是非分明的班头，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还是满意的，但对两人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也有些看法。

其实，雷班长表面上很严厉，心里倒是挺喜欢这两名个性突出、精明强干、好学上进的新战士。作为一名入伍六年超期服役的老班长，他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但工作卖力、勤奋认真、任劳任怨，年年五好战士、优秀党员，若不是年龄偏大，早提干当排长，穿上四个兜的军装了。对待下属，特别是新兵，他向来要求严格，用他的话说叫“重锤之下出好钢”。

前些日子兵器维护，赵连奎低头擦炮，一没留神，湿漉漉的下嘴唇碰到了冰冷的火炮平衡机，立马就粘在了上面，怎么也弄不下来，又不敢使劲愣往下拽，怕扯破皮、撕掉肉，只好弯腰撅腚地趴在那儿，扯着嗓子不停怪叫。几个炮手围在一旁全都六神无主，七嘴八舌乱出点子，有的说：用火烤！有的讲：拿开水烫！还有的提出：用小刀一点点往下剔！毫无经验的刘海生绞尽脑汁，也实在想

不出个所以然来，便一声没吭，趴在连奎脑袋跟前，张着大嘴使劲往冻结处吹热气，企图给大炮加温，缓解冻处。没想到在这滴水成冰的严寒里，热气越大冻得越结实，不一会儿，赵连奎整个下巴都和大炮成了一体，变成大冰坨子了。

简直就是帮倒忙！

雷班长见状忙赶过来，怒吼一声：“住嘴！都给我滚一边儿去！你们想要他小命啊？！”

说时迟、那时快，手起掌落，只一脖溜儿便让赵连奎连下巴带嘴唇跟钢铁分了家，活脱撕下一块皮肉，顿时鲜血直流。随即揪住后脖领子道：“快！找卫生员上药去！”

毫无疑问，老战士是有经验的，果真是做事果断、出手凶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硬往下撕，那么冷的天，什么措施都不灵。所以，无论是手还是脸，操作时都必须小心谨慎，热气不能太大，更不能潮乎乎的，否则，粘上谁谁倒霉！

事后，海生领着连奎，噙着猪八戒似的嘴巴来找班长，不满地说：“班长，你这办法好是好，就是下手太重，有点像中美合作所。”

班长一边悠闲地擦拭着冲锋枪，一边飘他们一眼：“重？不重你们能记得住？我让你们记一辈子，省得成天毛手毛脚的惹麻烦！”

没话说了，班长就是班长，不服不行。

~ 3 ~

“连奎，我这一病，可辛苦你了，这些日子白天晚上连个整觉都睡不了，又打饭又端水，还帮我洗脚、洗衣服，谢谢你了。”看着眼里布满血丝的战友，刘海生心里不是滋味。

“说啥哪？不爱听啊！咱们不是兄弟吗？过去你也没少帮助我，毛主席不是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

帮助’吗？我这是落实在行动上的。”赵连奎大大咧咧坐在马扎上，手里笨拙地搓着刘海生换下来的脏衣服。

海生还在发低烧，炎症未消、咳嗽不断，肺部撕撕拉拉扯着疼。他眯着眼努力回忆那天早晨的情景。

“晚上我还站了一班岗，后来睡得太死了，没想到那么早就搞演习，蒙着脑袋根本就没听见警报响。你把我推醒了还撒癔症呢，眼睛没睁开就跟着老雷窜出去了，黑灯瞎火的，能穿上棉衣就不错了。刚开始还凑合，从被窝出来还有点儿热乎气儿，雪堆里一滚、大北风一吹，就他妈成冰棍儿了。给你上炮弹那会儿已经站不住了，也不知哪来的邪劲，你一喊要炮弹就举上去了。这鬼天冷得邪乎，撒泡尿，风一刮，冰珠子就砸一脸，我们家乡可没这么冷。”

赵连奎心疼地望着他，停住手：

“你也够倔的，穿条薄衬裤就往雪里扎，铁锹都不使，空着手、光着头从猫耳洞里掏炮弹，玩儿命哪？一般人恐怕干不出来。别看班长批评两句，在连长面前还夸你呢，说你是好样的，有种！”

刘海生苦笑道：“还有种呢，这才叫自作自受呢！最后让你背回来躺好几天，简直是临阵脱逃，让全班跟着受累。这一回我就长记性了，班长讲话，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我是不是天生就不扛冻啊？”

“谁说的？你那是不适应，不像咱，粗手大脚的，从小就在长白山老林子里乱钻，多冷都没事，知道吗？《林海雪原》写的就是我们那儿。一入冬就整天跟老爹钻树林打孢子、套野兔，冰天雪地满脚蹊。那家伙大烟泡刮的，比这儿冷老了去了，鼻涕刚擤出来就跟手指头冻一块儿了，大野地里都不敢拉屎，那才邪乎呢！就这还把嘴粘大炮上了呢。啥都一样，加小心，日子一长，习惯就好了，大小伙子，扛造！”赵连奎想起自己出的洋相，感到狼狈，爱怜地舔舔下嘴唇。